



象，为了探究真理。为了这个目的当然要通过发表论文的形式来展现新发现和新成果，引发进一步的研究。这就是第一重和第二重境界。不过论文发表只是研究的传播方式，不是研究的目的。如果把传播方式当作目的，那就是品味的不同了。

与学术品味的第一、二重境界共生并互为因果的是指标激励。现在的指标考核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精细，指标激励越来越强。虽然这种激励可以促成三流二流，但也只能是三流二流，因为只有三流二流才与指标激励相容。过强的指标激励既是促使文章发表大增的原因，也是做重要问题研究、做原创性研究的障碍。这是因为它同时也激励了好大喜功、急功近利、追踪热点、追求短平快，它导致内卷，并容易滋生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。

杰瑞·穆勒 (Jerry Z. Muller) 的书《The Tyranny of Metrics》(中文翻译《指标陷阱》) 列举了使用指标激励在教育、医疗、军事、商业等领域中很多负面例子。指标陷阱在我们这里有众多具体表现。比如教师数字化，把教师等同于 A 类期刊论文发表的篇数，发表 N 篇 A 类文章的教师就好于发表 N-1 篇 A 类文章的教师。过去我们批评学生是“数 K”(即挣多少钱)，现在我们对待教师也是“数 A”。又比如，教师长聘条件中要求最低论文发表数量，原本只是一个门槛，过了门槛之后就要根据真实学术贡献来评价教师。但是在实践中，门槛 +1 或 +2 或远超过



油画《国学研究院》，作者陈丹青。  
画中左起：赵元任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

门槛就会成为评价教师的理由。再比如，一位老师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微信群里立即充满了祝贺，不过祝贺的是论文发表在某某刊物，完全不说它的内容和贡献，因为刊物进入到指标体系，而内容却不会。这种指标激励可以促进论文发表，甚至顶刊论文发表，但是不利于做重要问题研究，更不利于做原创性研究。而做这种研究，对像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说，尤为重要。

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学术品味只是追求有利没利，而不是追求真理。如果我们的学术品味是研究重要问题，做原创性研究，那就不能单靠指标激励。还需要靠什么呢？我觉得必须靠人的内在动力 (intrinsic motivation)，比如好奇心，靠内在动力下的自由探索。人生来都是具有内在动力的，尤其是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。但是，越来越精细的指标考核严重挤压甚至完全扼杀了人的内在动力。人的内在动力和学术研究上的自由空间是原创研究的必要条件，不是可有可无。《清华大学章程》上写道：学校“在学术上倡导‘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’”。这十个字出自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文。我认为，这就是在学术品味的三重境界中，与第三重境界相容并存的条件下。这是我们应该大力倡导的。🍄

